文莊集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文莊集卷十三

宋 夏竦 撰

進策

議職官

臣聞官必正名職惟守器稽考古道職官惟稱自雲紀火號之立龍名鳥氏之設則有司存各供王事堯命羲和分掌四岳舜陟帝位官名攸序司空以宅百揆司徒以遜五品士典刑服虞掌上下秩宗以主三禮典樂以

諧八音垂若予工龍允朕命夏商官倍其名罕見五長
分治方國六卿咸主軍事官告陳於左相百官聽於家
宰姬旦踐阼憲章昭備太宰授之以治法地官責之以
教象宗伯主禮司馬布政秋官主典刑之任冬官司考
工之職凡百有司皆正服位春秋列國陪臣命秩亡秦
尚首商君立爵祖龍姱詫多設官名劉氏因緣遂成典
故若漢官之制定名於祿百石而上差等十六或中或
比頗正序列魏文盜漢乃設九品拓跋亂華爰分階從

梁氏置戎號之官隋室廣殿中之任其間南北離割羌戎猾亂兵革薦仍禮樂無度官以漸替職亦旋失有唐啟祚創置相因逮其末齒官號滋雜姑息將帥多加使領五代因循官次相迕國家削除前弊稽考故實損益沿革時謂適中但百執事理有可疑建官分職職與官殊量材受爵爵與材異或隸官棘寺翻司大倉之粟繫職青宮乃主闤市之征或呼為博士不通章句之學號為著作罔知筆削之事或終年典禮未聞因損之議

連歲執法詎有彈劾之號或明於科律不登讞獄之司長於規刺難希諫諍之列或寺人命秩於方牧降人受寵於通籍位以資升或過其材官以久遷或非其事人皆謂官為請俸之具位乃稱呼之號名實相違不可以訓語曰必也正名禮曰各司其局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故宣尼嘉虞人之守官仲康罪羲和之離次葢官不易方守不假器陳力就列臣無虛受沐猴非戴冠之物方枘非圓鑿之偶亟矢

之業不同危祝之任有殊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任官之道可不慎歟誠當稽堯舜之事行三代之法正其官司辨其職掌使上下之位無或僭差彼材彼技授之彼官此職此位付之此事位不以資其人遷不以久惟其材寺人可以厚祿而不可以峻權降人可以鉅賜而不可以華資若守帑藏倉庾之物主監摧督責之局可別制官號畀之典守隆皇宋之禮法敵守文之功業傳曰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周官曰以儀辨等則人不越葢任官惟賢不可不擇名以出言不可不正擇其賢則職舉職舉則政成正其名則事順事順則禮備立政自官始惟陛下悉念狂簡寛貸萬死則天下幸甚

慎爵禄

臣聞周官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禄則民興功葢爵以待賢禄以待庸賢不及爵爵非其賢則民慢庸不及禄禄非其庸則民惰慢則廢德惰則無功故先王

重車服慎器名崇德報功以教天下國家鑒三代典章
采漢唐故事文質彬彬不遠中道在於授受猶有所疑
何則王者撥亂反正自家刑國賢哲並起攀龍附鳳及
其功成治定猶議賢而封計庸而賞豈有守文之君應
天承祖恭嗣皇器而藩邸臣僕驟升清貴師傅之官贊
佐之吏輔翼之功宜被寵擢而鞭綏之御導從之隸競
乘軺車爭受命服歲月之間遷擢非次以新間舊頗爲
無謂昔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

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是之謂歟伏願陛下崇
不諱之德采狂瞽之議改立名制垂法萬世使日月之
光流被子孫

議選調

臣聞古爵五等裂地受封各命陪臣咸思俾乂秦滅六
國分為郡縣百世因仍遂廢古制天下之治歸州縣州
縣之治歸庶官歷代以來實難其選設吏部之曹張銓
品之官鑒裁不同處置各異自非毛玠之尚苦節陳羣

之建九品山濤之識量任愷之忠直王泰之接待辛銜
之正明高孝恭之藻鑒裴行儉之博識欲其材器無遺
與奪惟允雖悉誠竭力猶將不逮唐室之制入仕多門
調選之間轉爲繁總格式既冗貨賄滋豐九流遂失澄
清官序遽成陵替國家膺天成命司牧元元分命庶官
共治天下銓衡劇地公朝急務長定之格選集之期考
課之規各有攸序奈審覈注擬出入多塗請求之賄旁
午如雲令史之門衣冠若市貪夫優游於常調廉吏憤

悱於選門能材且患於循資庸器自安於久次以至州僚縣佐頗有廢事曠官一吏不循千民失所蓋吏部不勤慎擇多士有曠精求負乗貽災維鵜致誚紓民濟物諒在伊人誠當委注賢明專幹銓選益稽往制擇善而從但人數寡少則題品易至賕賂不通則轉遷易公如其不逮抑之散地若有上材擢之非次無使恩出私門權歸吏手則精麤可別勞逸自分但衆官懷僶俛之心即萬國有治平之狀

遏權要

臣聞祿不期驕而驕隨之位不期勢而勢隨之驕隨於祿則請謁者行勢在於位則附會者衆春秋則陪臣擅命兩漢則外戚弄權或近習怙寵姦閹亂法故士重抗衡人安左官直言陵折不幸伏次骨之刑回面阿從無功居當路之職魏晉隋唐其獘滋稔自非天生聖君代出良士雖峻其防猶或踰之國家應運革去前獘抑外族之權薄近臣之寵而猶肺腑之屬請謁所先貴游之

家聲勢相尚或身棲館舍拾高科如地芥親忝葭莩屢青雲如平地巧言枉道乍要好爵矯辭内任或忝薦紳君子不必以言揚賢才不敢以直進伏遇陛下丕奉天德威揚震耀日月之光洞達幽遐願觀狂言陰察時獘有犯無隱不任戰懼

退巧官

臣聞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誠以君子修身踐言策名委質垂紳佩玉祿廩所豐雖夙夜憂勤盡瘁事國犯

顏色觸忌諱致君濟俗猶恨無補況季世澆薄忠信凌
遲以巧詐為良圖以搢紳為美利司馬安四至九卿漢
君子耻其巧宦蓋官業固殊商販公朝豈尚諂諛直道
事君三仕三黜與夫蘊畜巧心陰射上指致位卿相者
豈同日道哉國家選用忠純精求黎獻中外輯睦遠邇
肅雍奈人心如面不能咸一或用取冗效而乖大體謀
私利害而忘公家至有起自賤微驟登官路强為明敏
剖析秋毫事至細微動煩旒扆謀身干計媚衆多塗觀

古良臣頗殊於是雖陛下法象天道恢大皇綱拯卹齊民招徠諫諍而上下之吏巧宦尚多或濫施刑罰張皇威望修飾廚傳沽買名譽或妄獻謀畫炫燿心計陰行寵賂搆求薦舉上負國恩下速民謗誠當廣示詢問深救獘訛抑退纖僞優用謇諤稽復西漢之制歲馳八使之輪特遣英賢專任剛毅按行方國分驗治狀明賞信罰以御其下去邪決壅以蘇其民使清濁派分遠邇繩直則公家之惠膏潤四海陛下聰明無遠弗屆

制流外

臣聞張官設吏求材審能官司攸敘百姓允治古者旁求雋彥周制論辨材能六國談說受官嬴秦農戰入仕漢則孝廉有道之舉方正秀茂之科上計之制任子之令魏晉而降取士多門制度云繁官塗益雜唐革隋命因損舊儀置勳品九等自諸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外由是府胥獄掾垂帶拖紳名器忽矣陵遲官府莫之統一國家經始尚循唐制百司伎藝皆收之選

網守當之名勒留之號歸司出職頗繁有徒一命親民乡乖治狀濟其抗獎抑有成規蓋府寺之吏書算之工因循久次不曉藝文及預官常何知政要可令申命司屬各限通一小經選集之期量加試難少識前言往行必知樂善鄉方不惟文德慶敷由是蒼生受賜顧觀往古以適時宜

議國用

臣聞四代而下莫隆乎漢漢莫盛乎文景觀乎國用亦

以足矣古者什一而税漢氏行田或三十税一而錫賚
勳戚動以萬計牛酒布帛米肉之賜屢至民間是時子
弟分食租稅罕入縣官匈奴寇邊諸侯連禍兵革數起
飛輓不絕官無鹽鐵之利門無舟車之算而民不告勞
國用滋豐京師之錢貫朽難校太倉之粟腐敗不食阡
陌之馬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其故何哉國家開拓疆
宇幅員億萬東南漸海西北暨戎內無列侯之國歲無
民間之賜茶鹽金鐵之利水陸關市之征履畝而稅搉

酒而酤即山鑄錢臨海市舶一歳之入十倍漢初而用
度區區未能豐羡非事勢不足抑取與之末至也夫民
樂負販俗尚奢泰十夫里居游手太半仙釋之蠹巫覡
之耗并兼之害吏胥之暴旦夕而有故元元爭欲採山
煮海執技列肆以邀美利怠棄隴畝未始禁之及其俗
獘將若之何夫文景之世賤商賈通關梁上敦儉素之
化下無佛老之獘去肉刑舉賢良削父子相坐之律除
誹謗妖言之罪耕籍田以勸農業降恵令以開民利減

服御損郎吏惜百金於露臺施瓦器於霸陵代馳道填
蘭池人無禁錮之律馬無食粟之侈采金銀珠玉者坐
以贓盜論故人人自樂趣本去末服勤穡事百姓足矣
君孰不足皇家休息四海五十年間遭遇陛下天意淵
默聖敬日躋承二帝之基當文景之辰四夷拭目仰觀
太平伏願鑒漢興之事隆聖宋之業去無益禁游惰擇
良吏敦稼政儉以率下簡以御物儉則用足簡則文寛
用足則財生文寛則俗阜春秋之義王者體元以居正體

元足以御大中居正足以簡嗜慾建大中則簡自至矣
節嗜慾則儉自至矣倣文景之治體春秋之義孜孜為
善雖休勿休不十年間則國用充牣風俗敦厚仁義可
行法令可措猶將與三代相上下豈止於漢氏之比哉

去冗制

臣聞經國以體馭賢以爵國以體立必也宏遠賢以爵
貴無或僭濫體國不大則制度叢脞爵賢不正則服位
陵替仲尼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大體之謂也又曰惟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正爵之謂也故善爲國者存其大
體而削其叢脞用其正爵而去其陵替然則大中之道
行於典憲矣國家誕膺駿命奄有萬國稽古垂法彝倫
攸敘然承唐氏亂離之後撥五代分競之基冗制因緣
或未全去臣聞身被命服即爲王臣除官授職必聞賜
誥豈有畀品之官州縣之職將拜絲綸之命乃輸綾紙
之錢有識之徒誰不堙鬱況軍國之用動以萬計府藏
之實何俟於此忍使璽之王澤責之泉布又聞唐室衰

弱兵在節鎮麾下從吏官皆假版皇家受命政出天子州郡職員因循舊式豈有笞撻之吏輿皁之役階敘銀青銜稱檢校或兼烏府之官或假青宮之秩禮制之間無乃僭差惠愛之道在於此乎誠當特降詔書並削冗事諸如此比一切刊正書之信史垂耀百代

省錫賚

臣聞三年而郊古先王禮鬱鬯馨香昭事上帝歷代王者功成治定皆謹肆類永懷多福國家圓丘盛禮比隆

三代誕鴻恩行慶賜百官舞抃幅員胥悅但兵衛至衆
頒賚至多府庫之實半供其費中民十家之賦禁衛一
卒之賞五代亂離四方多事務推金帛姑息將吏聖宋
有開因仍難改去之恐三軍觖望存之則支費無量山
海之利桑穀之賦取之銖兩散之鉅億為國之計頗殊
經久古者井田之法率民而戰今之軍伍祿養所豐旦
暮受錢穀暄涼受繒絮居有連營行有駿騾遭遇郊享
復覃恩賜夫兵不可富富則驕驕則內顧內顧則戰心

怠故善為將者使兵無餘財今若即更舊制必用釐革莫若別置軍衛之名統以將軍之號隆殺部伍高下其祿自百至千差為十等始則重加召募使從末部隸名滿則歲較伎能稍稍陞其等級不惟懽心浹洽兼使武藝厲精然後限其糧級無使別有覬覦舊兵漸以耗少新士且無規例不數十年陰省其費弓劒之習勇悍之氣戰鬭之心必愈於今然後可以輕賦斂寬筦榷垂遺子孫足為良計

均賦斂

臣聞禹貢之典九州異賦周官之制五地殊征相其土宜平其斂法輕重等而民樂輸遠邇一而國章立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雖皆什一之通制蓋有公田之定式國家疆理萬國敷同聲教務推惠育休息元元而地征之法未盡均一或同都鄙高下不等接畛聯疆桀貊有殊或地廣而稅鮮賦多而田寡或不腴受沃衍之征上腴當淳鹵之賦植稻粱而課

菽麥無桑柘而責繭稅官府由是生姦豪右於焉得志無告之民積於罷弊伏願陛下霽雷霆之威采狂狷之辭申命有司特著稅令辨肥瘠之地定輕重之法分科列目第為九等上田十頃當賦若許下田百畝當稅幾何分詒能臣頒行天下履其地力裒多益寡斷長補短陸耕水耨並正其征沃野敞田各平其斂標列版圖百世不易垂之後嗣聖法可觀下民之患自除猾吏之欺斯絕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者也

順時令

臣聞帝德法天地號令象四時八世之君靡不攸行春夏去桎梏無肆掠挺重囚出輕繫秋冬征不義嚴號令察阿黨校田獵蓋陽德發生長育在候靜事無刑以順景風商氣肅殺閉塞成功論獄報罪以準陰德漢制春夏不論重刑新莽盛夏殺人於市萬方怨咨不勝其虐蓋王者不可逆天時逆天時則民怨民怨則和氣戾和氣戾則旱蝗妖眚無所不至矣易曰仰觀乎天俯察乎

地又曰應乎天而順乎人語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詩
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書曰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
皆謂王者法天之道也國家應運承統光啓三聖布和
行惠澤潤幽遐但論決之科有殊經義下臣愚昧私心
疑惑伏願陛下隆守成之規議變法之患詳觀六籍取
法四時頒詔郡國著為定式應立春已後立秋以前不
報死刑式符時令俾萬方知好生之德天和無傷戾之
妖世而後仁誠在斯日

禁淫祀

臣聞聖人之制祭祀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其倫擬不籍祀典歷代法制多禁淫祀蓋黔黎無識黷神右鬼妖巫憑之詐降靈異元元從之祈禳厭勝且雞豚醴酎祀無名土木負者貿鬻以供祭賽村聚里閭廟貌相望春夏秋冬歌舞薦仍民產益薄而蠶食滋甚以是而觀頗殊至治仲尼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國家道化風行光

被八極鄙遠之民尚循流弊誠當峻示科條禁其詭誕杜齊民蠹耗之源抑巫覡妖怪之本若垂之典法乃富庶一端風俗無邪式臻康泰

賤商賈

臣聞周禮曰商賈阜通貨賄傳曰通商惠工蓋成四民之業以通天下之財然則懋遷有無美利三倍游手之民爭趨負販先王之制有以賤之漢興察亡秦之弊抑浮惰之業應賈人衣錦繡乘車馬名田為吏皆從禁絕

請以戍邊算比奴婢尚有積貨纍鏹擬封君者況乃貴
之乎國家奄有華夏車書萬里而經營之制未逮商旅
至有持粱齧肥擊轂列第妻孥服珠玉奴婢衣紈素晝
思積滯之計夕念兼并之術或駕馭州郡頗為豪橫東
貧民於穀中邀美利於天下在賦役之課優容於農家
關市之征姑息於平民衆以為法賤稼穡貴游食皆欲
貨耒耜而買車舟棄南畝而趣九市臣竊恐不數十年
間賈區夥於白社力田鮮於駔儈願陛下用漢高之制

察桓譚之議法賤其類關倍其征章車馬之禁限衣服之儀少以抑之則去末反本之心生矣

論將帥

臣聞將者人之司命國家長城將相之任非材不居求材之道斯為難哉若以頒首胼脇為壯則秉鉞非角觝之戲以巨觴大炙為勇則建矛非飲食之塲以彎弧提劒為彊則上將非一人之敵以遭逢故舊為忠則三軍非恩澤之任在觀其器能察其性情輕者易恐躁者易

脫狠者易激疑者易動驕者易誘弱者易詘剛者易誤况其材不同而其任復異任文儒則懼其畏懦任英武則防其跋扈任剛勇則慮其寡謀任庸鄙則恐其敗事是則幅員萬里殆無將業豈其選任殫之良規但赳赳之夫良多客氣既昧今古孰知成敗春秋郤縠爲將敦詩説禮戰國孫吳論兵文動辭采漢興曹參趙充國祭遵盧植魏晉諸葛武侯杜預羊祜唐李靖郭元振裴度或立戰功或爲名將觀其武略抑資文術以是而觀可

否自分前事元龜後之法則但能精選文臣材兼智勇
若多識前賢事迹必資通變機籌授之斧鉞臨事可裁
然後旁選英雄列為裨佐以勇佐謀舒急相濟謀者足
以制敵勇者足以冠軍二者有方則師律正矣

計北寇

臣聞外夷薦食邊境為日久矣周道中興宣王薄伐秦
氏孔武逐之塞北雖築長城終非良策漢高北伐師挫
白登奉春獻議乃約和親供給至豐寇掠無厭太宗之

年侵軼岐雍孝武窮兵橐街秉律精銳深入摧敗醜類
甘露之中呼韓款塞當是之時敵勢微弱中國懷禦踈
窓有宜新莽盜漢寇心復戾世祖中興敵分南北勢既
携離邊防稍泰竇憲總師遂破其種逮及桓靈復患寇
鈔漢祚絕中原瓜剖氈毳大盛亂華猾夏周隋之際
突厥驕矜戎后外入宗女外降唐室有開邊境多虛渭
橋之陣文皇盟載雖李靖之擒討蘇定方之破滅邊鄙
之間不能無害聖宋龍興鄜有諸夏桑穀之賦山海之

利勇悍之士金革之物無有遠邇皆入縣官稽犹之寇猶比漢唐非勇之不足枝梧抑敵之梗於疇昔自幽薊陷敵之餘晉季蒙塵之後中國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為犬戎所有迨今六十年間益稔兇狡多誘中原亡命之徒善構塞下生事之輩狼貪嘯聚苦於邊邑前年冬寇我北鄙暨於澶淵將帥之臣嬰城自守生靈膏血膏汙原草自非陛下拯救元元親馳革輅匈奴之氣未易當也洎乎天威震耀敵人喪膽遁逃無所獻款歸命陛

下赦其鯨鯢寬其翦滅要以日月之盟質以丹青之信若能悛變野心永懷至德紓民偃革大為長策誠恐强暴之性不恥貪戾若絕乘虛之寇必有無已之求從之則虛府庫而資寇盜拒之則積怨心而起驕嫚為國計者其猶病諸莫若明待以信陰為之圖以臣料之非難事也夫匈奴之衆勝兵者不過二十萬糇糧不過數日輜重不過數乘長於寇鈔短於守禦利於騎鬭鈍於步戰便於弓矢拙於劍戟以其兵則不及中國五分之一

以其用則不及中國十分之一以其伎則不及中國三分之一比年寇盜疆埸之臣不能捍者豈天時乎抑亦將之不省兵乎夫敵之寇盜無代無之若其敗滅固有時矣陛下必欲恢復塞垣清謐邊陲在擇將帥而後議之

復塞垣

臣聞匈奴以北有陰山草木茂盛冒頓依阻寇虐中州漢奪其地邊用少安匈奴過之未嘗不泣夫有一陰山

猶資敵勢況衰晉不武盡割燕地幽薊雲朔良田沃野以之畀敵得無彊盛由茲以来轉為邊患故國家懷之以文而不庭加之以武而不至要之以盟而無信賂之以貨而無厭憑陵我邊鄙虐害我生靈自爾以來為患非一蓋不復塞垣而勞扞禦猶張踈羅以隔蚊蚋秦趙築長城漢築五原塞因其山谷設為險阻先代之勞後王之利不惟經略有方兼使華夏有限應變無壅深詳其理欲為萬世之畫削匈奴之勢莫若復漢故地外銅

塞垣復地之謀必資良畫誠當討其寇敵選其將帥明其兵政謹其邊防制其閫外皆如所言然則陽示畏弱陰整用度命將領之臣修李牧之法訓兵利器明賞信罰按行營壘親視疾病膏之以恩惠勞之以言辭同其苦樂和其上下整其騎乘名其等列習其擊刺養其勇銳於是豐其金帛陰賂間使訪彼山川紆直之勢察彼將助好惡之性相其機而覩其變因其釁而發其謀疑其君臣焚其積聚優寵降附撫綏邊境令幽薊之民積

思漢之心匈奴之臣有叛主之計乃選一良將為之謀主陰勒士馬出其不意夫今之邊界距塞垣裁二三百里匈奴入中國之路不過四五及其險隘不闊尋丈若分騎兵之甲杜薊門之路出并岱之弩守蜚狐之口然後正兵數道攻城略地先平小邑以沮其氣次克大城以觀其變匈奴不善嬰守救兵無路而至幽陵朔易不降即潰乃命良臣以葺邊塞留飛將以扞禦復修亭障遵漢舊規則邊馬之塵罕能南暨矣

禁宦寺

臣聞天地交而陰陽和陰陽和而萬物生故牝牡之分雎雄之配鳥獸魚鱉咸以遂性夫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易以咸卦為下經之首詩以關雎為國風之首周官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故聖人法天地之體行陰陽之化一物失所以為不可臣聞古者因下服之刑制閹寺之官周禮寺人五人內臣倍之漢初置中常侍二人今之宦者何

踰古制又皆平民子姓齔齓丐養無辜遽遭殘毀受刀
鋸之苦失男女之性阻夫婦之配絶繼嗣之道上傷和
氣何虐如之出入殿廷不減百數稽之天道考之古義
臣竊惑之夫夏后泣辜傷教化失所湯武解網懼鳥獸
罹害西伯葬枯骨天下歸心漢文去肉刑百姓稱仁豈
有令非罪之民受椓割之刑自生至死不可復完伏願
陛下迴兩曜之鑒推二儀之恵布造化之恩順慘舒之
氣峻立憲章一切禁絶則漢唐之弊革於公朝堯舜之

心感於天下矣

文莊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莊集卷十四

宋 夏竦 撰

進策

陳邊事十策

今月八日陝西安撫使天章閣待制龎籍等到府奉傳

聖旨商量西鄙事宜者竊以繼遷一族本党項遺類居

呼韓舊地東薄銀夏西至靈鹽南趣鄜延北抵豐會逓

遷平下輻員千里太平興國中繼遷逃背鳩集萬騎屢

寇朔方歲發兵夫送糧草每邀險肆掠為害不一至道初特遣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餘萬遇寇浦洛河兵夫潰走自相蹂籍糧卒並没守榮等僅以身免朝廷旰食關輔騷然太宗皇帝召宰相議之呂端始欲發卒由麟府丹鄜延環慶三路趣平夏襲其巢穴太宗難之且曰三道深入用甲卒幾萬何人為將帥何人護輜重表裏砂磧何處會合須更熟籌不可輕舉是時邊患方深議者不已至秋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

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趣平夏竭内帑之國財罄關中之民力繼隆與丁罕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而回此際先臣隸於廷召備見輕舉之害然是時繼遷當兄繼捧入朝之後為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之跡窮蹙可知涼州博囉齊沙州曹延祿皆受朝廷節度使掎角追討靈州河外大涼小涼河西北藏擦勒等數十藩族皆有讐怨願

助國討除尚猶累歲積年不能撲滅太宗又問宰臣曰
卿等莫別有擘畫當時宰相但錯愕莫之能對太宗亦
不悅久之先皇帝即位鑒追討之弊愍關輔之勞惟戒
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嘗出陝西地
圖自指山川堡塞示宰臣令移兵簡費又以涇原地最
要害屯兵甚衆命增置鈐轄都監以備奔軼此實先帝
之聖斷遠圖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没之後銀綏割
棄以來假朝廷威靈聚中原禄賜畧有河外役屬小蕃

德明元昊父相繼襲貿易華戎掊剝財用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已相萬其于妄作名器僭製車輿誇咤旃廬跳梁沙幕亦有日矣朝廷待以遐荒置而不問蜀豢過飽猖蹶邊彰所宜誅夷以塞公議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欲先勝後戰則舉無遺策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

遷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軍行三十里自齎糧糗則不能支久須載芻粟則難於援送師行賊境利于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晝設竒伏夜撓營栅師老糧少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渡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綆筍賊列寨河上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夾攻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謂無策若繕完壁壘修利器械約束將佐控扼險

隘但輒過于歲月不豫計于勝負是今之常制也則慮
體分勢異衆力不齊曠日持久軍食難繼事不先定則
有後憂若處以文誥格以干羽勝決帷幄師行衽席必
有成算繫于前籌此非臣之所及也臣今但有十策十
事列上如左

一今之關塞延安險阻秦州地遠易為控扼所最憂者
涇原次則環慶涇原莫急于鎮戎環慶莫急于慶州戎
人狡猾必不肯舍平易而趣險阻此敵情之易料也古

之用兵皆擇其精鋭先當矢石謂之握奇跳蕩是為奇
兵其次疲軟則以守城壁近年之弊强弱兼用强為弱
累戰多無功又中國長技莫先强弩近年之弊棄以他
兵不能專用己長攻彼之短令若令涇原環慶兩路各
於土兵禁兵或弓箭手内擇弓刀鎗槊手三二千副之
涇原令高繼嵩高張亢主之環慶令劉平趙振主之日夕
訓練常如寇至如有警急則令自涇原界望環慶路橫
絶邊徼數百里間往來交擊互為首尾傳矢持滿俟中

而發一發萬矢三得一中則十發之矢以殪三萬餘人
羌戎氈毼不易支也仍乞立為强弩指揮特升兵額稍
增月給以震軍聲以壯士心但恐賊界聞有此謀必不
敢容易窺塞其偏裨將校道路堡塞並委劉平等臨時
選擇處當此實制勝之大端也
二緣邊熟戶號為藩籬除延州李金明胡繼諤二族與
賊世讎受國厚恩勢必向漢自餘熟戶如二族者十無
一二羌戎之性貪利畏威若不結以恩信憚以威武而

欲倉卒驅之禦敵漢强則助漢賊盛則助賊必矣其斂
珠爾等蕃族又納質賊境居既首鼠戰必倒戈元昊窺
見此隙所以勾招打敵脅以鋒鏑誘以貨財國家非不
知其若此所宜速見良畫深破賊計及早羈束以固藩
籬此西陲之急務也臣前後累狀陳啓未蒙開可伏乞
采臣前奏下臣令勘會逐州部族首領量人馬事力授
以職名第給禄賜著官俸料至徼所費不厚若控制有
宜得其死力則為利至大或其間向漢不堅即令重納

有力量質子或有自恃兇強招撫不至者則令劉平等
非時伺便以強弩屠其種落此策若行足以破賊計而
張國威也軍志云先人有奪人之心伏乞觀此事機早
賜裁定
三甘凉酋領河西大族繼遷賜爵之後德明承襲以來
仰恃國威吞噬畧盡回鶻吐渾去朝廷地遠難收其効
惟有吐蕃與賊世仇罝勒斯賚住總噶爾對賊巢穴轄戩來
都錫據賊上游臣累奏乞詔罝勒斯賚進討破賊之日許

以西平之封授二子靈夏節制又乞遣使都錫撫存轄
戩令父子和協共力破賊未奉回旨竊慮議者以為元
昊既破地入吐蕃則置勒斯賁勢大復生一敵此議乃計
之不熟者也平夏逆黨習于刼掠吐蕃雖衆兵技不敵
但欲使且牽賊勢必未能盡平狡穴若此際不收實效
而徇空言非國家之利也伏乞采臣前奏早賜指揮先
朝博囉齊充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尚欲蠻夷相攻遥制
遷賊況置勒斯賁向化父子受官不于此時遂其忠憤差

之毫釐深可惜也若前議得行必恐昊賊未敢輕離巢
窟伏乞聖鑒深察此議 案宋史吐蕃傳置勒斯賚始居都錫城既居葉公城徙居總噶爾城後又徙莽沁又徙居青達置勒斯賚三妻喬氏生董戩其二妻皆李立遵女也生轄戩及瑪克占覺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為尼置郭州錮其子轄戩瑪克占覺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總噶爾置勒斯賚不能制瑪克占覺因撫有其衆轄戩居康古此策置勒斯賚住總噶爾轄戩來都錫與史文不同未知孰是故附記之
四陝西四路兵甲不少但地有險易路有遠近寨柵有
多少軍分有勇怯易防處合減兵難守處當增兵兵之
增減即須察其險易量其遠近計其城寨均其勇怯使

各盡其宜朝廷去邊隔遠但因逐路所乞差發士卒所以臣前後累奏乞均匀加兵令來伏蒙朝旨許令那移駐泊尚慮邊臣占恡甲兵鮮克公共方今西鄙唯涇原環慶最須備禦其兩路犬牙相入烽候相望分之則勢孤併之則勢大物理之常也欲乞劉平罷鄜延安撫兼涇原總管所貴表裏相助首尾相應張大軍勢壯勵士心亦防邊之最要害也

五設使元昊謀犯邊境量其事勢豈能四路俱來必是

擇一平易路分併兵衝突其餘邊界即分三二千騎往來出沒牽制我師此賊計之可前料者也今來沿邊兵馬總而計之數亦不少若各守路分則不足互相策應則最近者雖奉朝旨許令互相照應竊恐緩急邊臣執守文義不肯分兵相援欲乞朝廷詳酌特降指揮有賊馬犯邊令四路互相關報分兵策應鄜延可以策環慶秦隴可以策涇原若此則沿邊勢合軍聲大振是計儻行固足以預制狂賊也

六元昊旅拒以來陝西加兵所費糧餉不少尚頼累年
關輔大稔易為計置令夏稍旱二麥薄熟粟豆苗晚秋
成未克設使元昊復稱臣納欵沿邊亦未敢班師若宿
兵塞上邊稼不豐持久之謀未知安在所以臣前奏乞
令陝西諸州各招置神虎保捷等軍各一兩指揮令逐
州訓練精熟却乞那移關東兵馬歸回有警急則令逐
州量留士卒外並勾赴邊臣一則關中土兵勁悍耐于
馳騁二則減省沿邊芻粟三則可為悠久之計

七關右沿邊舊俗輕悍喜為寇盜山林深阻難為捜捕加以近邊蕃户以藏盜為業若敵騎犯邊人情恐動或飛輓稍頻丁夫逃潰互相扇揺聚而為盜關中官司不可不預為之計也咸平中陜西轉運司曾抄點保毅軍六萬八千餘人防城備邊令來西陲安静多年若遽行此法則恐人户驚擾别生寇劇前奏乞添置弓手三兩倍及乞置壯丁獵户緩急可以防守城壁把截要害却那得正兵出入野戰此實今之寓令也朝廷檢詳前奏

早賜行下付臣當司差官添置候賊平日即却罷遣一則不費供餽坐獲其用二則不動羣情易為辦集比點保毅軍及抄弓箭手利害相萬也

八沿邊小寨多是曹瑋建置常時禦備譏察防遏逋逃似有小利羌戎入寇則難于處當分兵固守則州郡勢危守禦不定則所蓄芻粟翻為寇糧又遠近傳聞亦是亡一城寨滋益賊氣且損軍聲欲乞宣旨沿邊總管司勘會小寨有兵少糧多不關要害先支沿邊巡檢等軍

馬就食盡糧草所有小寨逐月廩給卻令就大寨旋請如有大段警急勢必難敵則令併小寨士卒入大寨把隘相殺一則免資寇盜二則併得兵力于要衝之處以禦奔衝

九方令備邊之計最宜積穀故趙充國云糴三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況關輔稅租有限歲時豐儉難常若卒調兵食急賦橫斂則秦民輕悍咨怨易興此不可不預計也近者有詔入粟拜爵須是巨富之民方能佐縣官

之急欲望朝廷詔闔中州縣有犯過誤連累之罪情願收贖者許令召保于沿邊諸郡入粟贖罪每銅一斤準粟五斗良民救患何止樂輸諒不踰年塞下之粟必稍充羨寬宥過誤全民膏體足以上副陛下至仁之德又慮議者以為國家全盛之際不當貨刑示弱此議亦思之未切也且爵者名器尚許拜授若寬刑赦過得粟便民比之拜爵此為優矣

十候教習勁弩指揮招置土兵添差弓手各有次序即

乞委任當司差官揀選沿邊冗兵於近裏州軍及減
騎軍回闕東仍省沿邊閒冗吏員古者將帥授命本朝
皆假之威權許以便宜使得盡力今來朝廷儻采所陳
則乞特依古制借以銜勒令竭疲駑仍乞指揮諸路總
管司臣僚今後每事遵稟安撫司指揮不得怯懦自謀
安說事理開奏上惑朝聽如有寇賊奔衝並須出兵守
險持重伺便痛行殺戮不得披城玩寇放過賊馬令入
他處如違以軍法處分如此令行下則邊防畏懦之臣

預謀戰鬭不敢只作守城自全之計

右謹具如前伏以國家富有四海重熙累洽物力全盛忠賢間出昔魏有一叚千木晉人不敢窺西河江左有一謝安苻堅喪百萬之衆以此計之蠢爾羌戎豈敢輕犯邊境但元昊資性兇忍輕背國恩鬼得而誅滅亡可待未授首間朝廷之議不得不過為備禦然賊境最多姦人盡知緣邊虛實料其逆黨聚謀必須潛闚間隙方敢作過若國家處置得宜任人不雜使陝西內外城邑

戰守有備元昊豈敢容易輕離巢穴自取敗亡況關塞
防秋古今常事傳云無恃寇之不至恃吾有以待之此
言誠得守邊之要也項繼遷亡沒德明尚幼族中親屬
強梁者衆德明甚懼倉惶送款當時有司不能裂河南
之地封拓跋諸親令其勢分間起自相殘賊而乃併錫
真命受一孽童數十年間禄賜豢養資寇糧者多矣至
令義士爲之歎惋是知此際嚴廊裁處不可不深圖遠
算也臣素業刀筆不諳軍旅昨蒙推擇付以西事雖繼

陳方畧多以迂闊不合廷議進退維谷憂駭可知豈謂
天慈更容訪逮拜恩慙恧敢不自竭其所陳十事實臣
在職見聞夙夜惟忖心慮所及咸罄于是伏乞聖慈下
兩府裁酌如稍近于理即乞特賜詳擇施行敢不虔奉
德音漸圖遠蹟然而成大益者忌小害獲遠利者無近
効方今許國者多言事者衆或不周知利害别議建明
事未成間遽有更改則邊臣之計惑矣此則須賴陛下
倍賜主張勑左右大臣專主斯議自古内外相維則有

成績筆祐杜預非張華主之則不能平吳石雄劉沔非李德裕主之則不能平上黨布在方策較然可知若臣所陳庸昧不遠前談徒煩聰聽無足采録即乞早選能吏代臣經畧西事别詢奇畫免誤公朝𠡠將者三軍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不可一日輕付常才忽于大計若西陲失備則他寇相因伏乞朝廷深賜哀察干冒宸嚴臣無任祈天懇激切之至謹録狀陳乞以聞伏候敕旨

募土兵奏附

陝西防秋之戍無甚東兵不慣登陟不耐寒暑驕懦相習廩給至厚土兵便習各護鄉土山川道路彼皆素知歲省芻糧鉅萬且收聚小民免饑餓為盜代兵東歸以衛京師萬世利也偕欲以寡擊衆殆虛言也按宋史疎所上十事當時頗採用之其募土人為兵令下而楊偕奏言西兵比繼還時十增七八縣官困于供億令州復益一二千人則歲費不貲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銳選任將帥求之方畧自然以寡擊衆以一當百矣疎云土兵訓練可代東兵此虛言也自德明納欵以來東兵猶不可代況今日乎朝廷下疎議疎奏云云偕復奏云自古將師深入殊庭霍去病止將輕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過當又將萬騎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

過馬支山千有餘里合兵盧阜蘭下殺樓蘭王虜侯王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天金人趙充國亦以萬騎破先零李靖以三千騎破突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頡利以獻自漢以來用少擊衆不可勝數竦在涇原守城壘據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之不聞出師也竦懼戰或敗衂託以兵少為辭爾竦言土兵各護鄉土自古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第以近事言之閤門祇候王文思出師敗北而土兵皆竄走惟東兵僅二百人殺敵甚衆以此知兵之强弱不繫東西在將有謀與無謀爾今邊郡參用東兵土兵若盡罷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有言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斗五升土兵二石五斗而竦乃言東兵廩給至厚又不知之甚也竦又言募土兵訓練以代東兵且土兵數萬須募足訓練雖二三歲未得成效兵精猶恐奔北豈有驟加訓練而能取勝哉竦議遂屈令竦奏全文已

逸惟本傳存其大畧謹
附録于此以補其闕云

文莊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莊集卷十五

宋　夏竦　撰

奏議

擇牧守奏

伏以今之牧守當古諸侯權有生殺祀有社稷其人存則王澤下流天時無害庶官各守其序四民不遷其業其職廢則旱蝗肆孽癘痟徧野政出于吏胥獄成于賕賂故國之股肱莫先其任漢宣有言曰與我共治者其

文莊集

惟良二千石乎國家之制貴尚州牧在顯忠遂良于斯為盛而求賢審官或未純一頗有因緣久次出分符竹結託貴要遂領藩條或得用于虐刑或成名于廚傳以是奉法各異為政差殊強者失於猛寬者失于縱謹者失於凝滯敢者失於造次和者弊於黨狠者弊於戾或貪而有能廉而無材明于法令拙於化育喜于慈惠踈於防戒雖材不求備難以適中而任官惟賢固宜慎選然則罪莫大於貪暴愚莫甚于闇懦去此而徃其失可

追伏願陛下委任台司議新其職明考課之令重刺舉之權自非該通學術熟習政事者不得除授仍歲詔尚書省上其殿最明示賞罰若爲治有狀則即郡進爵但其善化不渝何必三年而代無使人疲於迎送官弊於數易惟陛下念之夫隆守文之業增太平之基不在斯人誰塞其責

擇令佐奏

伏以國家安危本乎蒼生蒼生治亂繫乎宰字之官於

民甚親古者子男之國今為令佐之任故漢詔郎官出宰百里百里之任非材不居國家之制若何輕之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用貴治賤方今令佐弊居叢脞或醫師畫工之許貧寠或京百司吏之論久次貴游子弟之序資蔭京朝職官之遭削奪者皆得調授州縣之間吏道益雜卒多不善文法罕譜政事下有妻孥以牽其心上無清華以誘其望樂於因循甘於賕賂皆曰過且罰不失為同類罪且棄不失為豪民以是而觀非用賢治不肖

者也況州縣之儀苦於庸賤稽首階墀廝役公府民之
疾苦不能抗行州之蠹食不敢力禦或牧守非材好自
尊大輕視王之命臣不若已之僕御賢者恧耻懶圖政
事愚者狥財不顧輕辱以是而觀非用貴治賤者也夫
用不肖治不肖則政弊用賤治賤則民不服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嗚呼縣境相壓令長比肩一清九濁尚為多
賢比屋空虛百里瘡痏傷天之和致時之灾不在斯人
誰當其咎伏願陛下軫念元元垂意令佐擇其材能除

其不肖貴其爵服去其庸賤合仲尼春秋之義流先王愛民之惠則太平之化可階而至矣

去貪吏奏

伏以貨賂不行之謂公朝脂膏不行之謂良吏公朝正則齊民悅良吏存則善政舉故政以賄成傳書其罪貪人敗類詩刺其姦蓋爲政者忌貪貪則憎愛憎愛則舞文暴物無所不至故於憲法特峻其科拒其誅剥則涇渭莫分餌之幣帛則鈎弦共直銓選之司貪吏先而廉吏後鞫

詢之寺豪民直而貧民枉會府不絕于請求棘寺頗聞
于市法幸居清要則市甲乙之科覬蒙超擢則買清白
之舉中官受命牽訪珍奇武士在官多謀聚斂牧守納
賂于珠金令佐受獻于絲穀郡遇督察之官則瘡痍累
月邑經簡稽之使則罷弊踰時或吏蒙其上朝輸其貨
則夕淪受福暮違其求則辰起當咎富者傾貲竭產以
赴其急貧者質妻鬻子以救其苦蒼生雖痛誅求贓吏
罕聞敗露蓋人懼仇讎事徵證引旁無糾擿之吏上多

容匿之徒君子忍耻而不言有位制姦而寡術伏願陛下寛直言之罪嫉幸民之獘内擇憲臺之吏專察百司外選剛正之官分按天下採聽民聲稽驗政迹無狀者投畀荒裔坐贓者禁錮終身庶當仁義之朝皆勵廉平之節

厚文德奏

伏以文乃國章國寳文體觀盛衰鑒興亡察奢儉考愛惡莫近乎文唐虞之典辭大意明益禹之謨氣直體壯

太康失邦五子之歌悲且怒太甲不明伊尹之書戒而
諒周德衰而闗雎樂王道衰而黍離怨秦風舊而車鄰
大唐德遺而蟋蟀儉說辭偽而戰國亂仙詩邪而秦室
壞漢德寛大文比三代義本六經而旁引究異豈雜覇
之道見於文乎哀平之衰讖緯亂典遷洛之後其弊風
流但著述之文氣尚清壯魏晉以降文采勝質江左之
風虗澹為工裴子野劉勰之譏諒不誣矣李唐氏作緝
熙禮樂多士盈庭辭有雅氣迨其叔世旋亦輕靡五代

亂離諸侯僭竊辭體異儒幾於墜地國家駿命攸隆王道馴致材為世生文德宏壯四代而下無或比崇而近歲學徒相尚浮淺不思經史之大義但習雕蟲之小技深心盡草木遠志極風雲華者近於俳優質者幾於鄙俚尚聲律而忽規箴重儷偶而忘訓義況陛下睿謀如天聖政淳素若何逢掖之生乃循流蕩之弊伏願朝廷進用醇儒激勵浮俗考試之制推先策問非五經不得以對非常道不得以言但以義理為尚不以聲韻為限

則學無濫進人知嚮方不數年間文必大變跨東周郁郁之美抑西漢煥乎之盛惟帝念之其道非遠

議貢舉奏

伏以隋設進士之科唐氏特隆其選歲登榜帖不過三十賢俊之器將相之具在其中諒不虛語然主司慎選獘於田撓豪右角逐之衢是非鋒起之場進孤寒則道直而有悔私權貴則道枉而無咎貢舉之間因循滋獘

國家大設場屋旁求髦俊雖搜賢之禮博於虞夏而登

科之士冗於隋唐濫者或輩進材者或旅退薦書未達
於冕旒馳聲已滿於塗路求夫厥由其弊斯在始則天
下州郡薦送冗雜祝謁已先秋賦里選何有至公擇官
一郡選賢數縣錚錚佼佼推為翹楚故大藩動盈百數
支郡不遠百里一賢無乃多矣次則省試有司優容過
當或以三應五上華顛鮐背嘗對揚金殿授薦邊城皆
蒙姑息取預科級明試之道無乃遠乎若萬方上計扃
鍵貢闥衣冠鱗萃而萬數卷軸山積而億計良楛相雜

精粗交半銓品之官不踰五員考試之限不越三旬雖周孔無以施其鑒荀孟無以展其材況主司不一好尚差殊學古者注意於策論修辭者宅心於詩賦簡畧者鄙其閎衍綺麗者輕其質直鑒裁既紛品題乃惑緇素無常色金土無定價燕雀遇便風則高翔千仞蛟龍無尺水則困於泥塗故工拙之狀多乖外望致躁競之士騰口謗議為朝廷計者莫若改立制度頒下郡國自今本道舉人各於都會取解專委輸運之使慎擇秋賦之

官選采良士上名禮部朝廷於是選官十員立限一季
先則品題所業次乃詳考呈試不得以場籍年齒御試
遠人妄分條目濫居等級但詩賦策論俱善爲上等詩
賦優而策論劣策論優而詩賦劣者爲中等自餘不逮
皆從駁放擇材而升不限其數奏名之日則榜列程試
合格者自省門而右丹筆題注明下藏否標其警策之
辭識其疣贅之語凡於卷末統論得失合送合落各令
知悉如有不當並聽言上是則主司無敢倖之門薄徒

有知過之心進人以禮

平筦榷奏

伏以齊桓殭主夏盟始議鹽鐵漢武外事夷狄乃興筦榷魏晉周隋沿革非一唐氏因之兼增榷數貞元之際復行茶稅山海之饒盡於國矣夫天地之利與民共之藏財於民非欲盡取故曰民之不足君孰與足又曰百姓足矣君孰與不足蓋君以民為心民以君為體未有心勞而體逸支瘠而身壯者也國家富有徵稅充牣府

藏雖君王之心務推寛大而聚斂之臣競為苛細刻取
羡餘不知紀極至於海濵之民食無鹽滋山居之人飲
無茶味若有負販必與吏共是網密於平民而法寛於
姦猾榷酤之制近年尤急或增見在之課或追已亡之
額或明下詔條公相刻奪所入至微而爭端鋒起州縣
之獄自此滋豐竊為陛下惜之夫筦榷不可廢可以平
其法法不必急急則民望於上亦不必緩緩則利歸於
下在任廉平之官使喻朝廷之意削除冗制務存大體

上不虛國下不迫民則政在其中矣孟子曰文王之囿七十里入以爲小蓋與民共之也夫以利共之以道取之以禁防之以籍正之徧行而不盡雖禁山錮海而民不爲怨矣

抑僊釋奏

臣聞舜禹商周之有天下文以經邦國武以戡禍亂政以齊民教以導俗故家給人足元元豐厚漢氏陵遲魚目入珠樹黃老之談導浮屠之源歲月滋深枝派寖茂

蕭梁之佞象教勑興李唐之譎真風益廣招藏游隋蠹
耗衣食誕誑吾民十室而九雖間有鉅儒輸誠獻諫深
根固蔕無以拔去國家經啟古義深抑流弊狹度人之
制峻修崇之禁九州穆若有識交慶而大藩尚踰千人
小郡猶登百輩訪諸輿議其倖可知皆言京城寺觀每
歲頗得度人或暫考經業或但聞久次便受戒籙即登
名籍四遠之徒游手之民皆擔簦負幣求度輦下詩云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豈有書軌

混同憲章殊異又聞其徒豪右多聚貲泉因誕降聖辰
仰望王澤或徼幸命服或希覬寵號仲尼曰惟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忍使恩耀光被髡褐求之典籍甚爲無謂
伏願陛下恭循典法錫命司存省度人之禁去紫衣之
制庶令驕嫚之民罕趨浮惰之業聖朝善政自可遵行
仁義何必恢崇釋老而後教化式孚區區之言伏待裁
擇

總大綱奏

臣聞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謂端拱黃屋不親庶政納進熟之計受蒙成之福蓋言聖人勞于求賢逸于得士左右前後股肱耳目皆任循良一人虛心以順天下則可以無為矣夫天者君道也四時者臣道也君當清明以象天臣當生殺以象四時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古先明王靡不由此國家中外清謐朝廷肅雍陛下臨視萬幾勞神日昃至有論報刑徒簡

稽卒伍皆抵軒陛實煩清問臣聞百官承式各有司存
正則有賞濫則有罰但令恪守條章豈皆取必于上若
陛下英睿聖神無得而量至于耳目視聽固亦有限日
出臨朝表奏雲集决其大綱奮以宸斷猶不暇給況親
其委細勞勤聖躬臣竊恐違上事宗廟下撫億兆之意
願陛下選任賢達責成官事至于閱罪簡卒之比自非
國家大計理干政教者稍委之所貴庶政簡務清符合
太一宸體逸豫永享萬壽是則塵露之微少裨萬一

謹邊防奏

臣聞防邊扞寇其要有四遠烽候明約束謹關梁慎間諜遠烽候則寇鈔不至明約束則守禦不怠謹關梁則姦覘不行慎間諜則敵情可得不知烽候約束之道者不能無禦敵之患不知關梁間諜之事者不能有得敵之利善守邊者令敵不知所攻掠姦不知所刺探敵動靜之計進退之期山川之勢法令之制知之而後制之譬如秉高建瓴方今邊邑使領循守規轍政無奇狀以

警冦心晝日喧呶唯諾昏夜傳呼更漏暇則飲畷敎觴急則方陳甲馬冦至則扃鍵城郭受圍則坐食芻粟内無奇兵外無相援四野蒼生任為魚肉以此守邊殆非良畫誠宜選任梟雄列分遠鎮堅甲精金匀於給授冦來勿縱敵去勿追仍任偏裨經畧邊境相為肘腋互張聲勢數年之間深務完葺是則邊民既安邊用亦足矣

洪州請斷祅巫奏

臣聞左道亂俗祅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

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揺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竊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粤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勦絶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魌䰡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祅法驅爲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絶往來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

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飧率令疾人死於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户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祆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鬬

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袄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戸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首納袄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謄錄監生臣卞爾巖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